

老舍和朋友们



世宗憲皇帝實錄



老舍和朋友们

舒
济
编

责任编辑 周健强

封面设计: 海 洋

老舍和朋友们

LAOSHE HE PENGYOU MEN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1.125印张 338,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9.55元

ISBN 7-108-00140-3/I·47

目 录

记涪洲.....	1
何容何许人也	5
宗月大师	11
去年今日	17
敬悼许地山先生	21
悼赵玉山司机师	25
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	28
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	32
吴组缃先生的猪	34
姚蓬子先生的砚台	36
何容先生的戒烟	38
一点点认识	41
段绳武先生逝世四周年	43
给茅盾兄祝寿	45
傅抱石先生的画	48
大地的女儿	53

2139/08

白石夫子千古	58
祭王统照先生	61
悼念罗常培先生	63
悼于非阁画师	68
梅兰芳同志千古	71
敬悼郝寿臣老先生	75
敬悼我们的导师	79

我与老舍	罗常培 81
------------	--------

文章入冠

——祝老舍先生创作生活廿年	郭沫若 87
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	茅盾 88
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	
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	胡风 92
一封向老舍先生致贺的信	阳翰笙 99
我所知道的老舍先生	以群 101
老舍创作二十年	黄炎培 104
老舍先生二三事	梅林 107
我与老舍与酒	静农 113
遥忆老舍与闻一多(节录)	王统照 117
老舍在北京	黄裳 120
蟋蟀葫芦	〔日〕水上勉 125

老舍在英国(节录)	〔美〕宁恩承138
壶	〔日〕井上靖149
老舍和我说相声	梁实秋163
老舍在美国(节录)	乔志高167
老舍和孩子们	冰 心178
致祭老舍归来偶成二律并叙	萧 军184
怀念老舍先生	曹 禺187
老舍永在	臧克家193
一个难忘的人	高君箴213
严肃、勤恳、诚笃	锡 金218
忆老舍	楼适夷225
这就是老舍	李长之233
老舍先生与北京人艺	英若诚237
没完成的童话	马小弥242
老舍在武汉、重庆、北碚	萧伯青248
纪念老舍同志	艾 青271
爱花的人	茹志鹃273
二爹与文艺学徒	赵大年279
忆老舍与文协	于志恭288
“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	玛拉沁夫293
往事难忘	王碧岑303
没有泪水的悼念	徐昌霖313

与老舍的一次会面	[法] 贝热隆	320
疗养院的文学讲座	骆 文	327
怀念老舍同志	巴 金	332
我所认识的老舍	赵景深	342
金子做的心	吴祖光	353
奔天桥	姜德明	356
老舍先生和他的《龙须沟》	濮思温	364
“不足为外人道也”	黄秋耘	374
回忆老舍同志	田仲济	377
老舍与纸鸢	高增良	391
船上巧遇	叶君健	393
绝唱	杜 宣	397
作家·导演·老师	李大千	405
老舍的风格	碧 野	408
老舍早年在文坛上的活动	陈逸飞	414
我同老舍先生的四次接触	吴小如	428
老舍的故事	王亚平	431
老舍及其创作(节录)	[苏] 费德林	441
老舍的为人	吴组缃	454
老舍和电影	王云绶	467
记老舍师四十八年前给我写的序文	徐中玉	470
齐天乐	叶圣陶	474

老舍先生在重庆	杨伯峻475
文艺要表现人民	彭 真478
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	周 扬480
老舍与祥子们	李 翔488
北曲南迁遇良师	欧少久494
礼重义更重	曾 克498
二传手	石 羽506
马彦祥谈老舍	509
老舍先生	汪曾祺518
怀念老舍先生	邓友梅525
二十多年前的座谈会	林斤澜530
为老舍装裱字画	刘金涛535
老舍先生的戏曲薰陶	翁偶虹539
忆老舍先生的教益	王 培543
老舍最后的作品	谢和赓547
我想念老舍先生	新风霞554
救相声之危的老舍先生	孙玉奎572
我记忆中的朋友老舍先生	桑子中578
清水流香	曲 波586
我崇敬的老舍先生	刘世森600
老舍先生在云南	吴晓铃608
老舍——在美国生活的时期	〔日〕石垣绫子622

“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	[瑞典]马悦然630
聊城铁公鸡(节录)	萧涤非634
红樱桃与“红娘子”	冯至638
老舍勉我以诚相见	赵家璧641
老舍在北京市文联	王松声647
国之瑰宝	曹菲亚658
编后	舒济667

记 涤 洲

死是多么容易想到的事，可是白涤洲的死大概朋友们谁也没想到吧？这才使人跺脚！才三十多岁，天不怕地不怕——因为身体好——精明强干，舍己从人，涤洲，竟自死了；谁在事前敢这么想，谁是疯子；而今“天”是疯了；从青岛到北平，我的泪不能干，不能干！

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俩是同学。虽然隔着班级，不知道怎的我和涤洲最说得来。那时候，他偏着头，穿着瘦蓝布褂，身量就不矮，常考第一。有的同学和他好，有的不大对劲儿；没人恨他。他简单，有点乡下气，好说，也有些不高明而宽厚的幽默。说起西山来，他的眼——老那么扣扣着点——发了光。他得意，自称为山精。我俩很好，可是我找不到他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我承认他聪明，没脾气，可是我同时怕他只为了考第一，样样功课叫好，而落得什么也不真好；天才往往倒不见得考第一。对他的脾气也是这样，我

怕他为太讨好而学圆滑了；我爱硬干的人。

他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就派作了校长，接我的手。这时候，我俩的交情更深了些，我看出他的本事，和交友的厚道。我这才明白：他的精明使他更忠厚——本来应当更圆滑——这就是说，他“肯”吃亏。他吃了亏，向好友们说说，一种幽默的出气方法。假若没地方去说，他可受不住。这个人必须有些好友，他自己是个好朋友。我想不起更足以表现他整个人格的称号；对，只有“好朋友”，大家有什么事都找他。有时候因为事的琐细，他说声“他妈的”，可是马上穿起大衫，不怕是在怎样劳累以后，还是去给办那件小事。什么都是他，钱归他拿着，房契由他保存，书在他那里堆着。他高兴，他对事事点头。啊，涑洲，你的死，我们大家都负着责任。你是累死了。

在小学校界里几年，他成了很重要的人物。几个好友都看出来：涑洲不应当这样下去，他应该求学，他有才力。他盘算了一番，只接受这个建议，而不接受任何人的金钱。他考入了北大。一边求学，一边还得养活一家子人。他又接了我的事，在教育会里作干事。大家都说：“涑洲和舍予是一对儿。”其实，我凭哪样赶得上他呢？就以我俩的事说，我的钱，他管着，明知他那么忙。我的家人，他给照应着；有人借去一

本书，他都写个小条钉在书架上。回到北平，我住在他家。我帮助了他什么呢？还不就是能彼此谈得来，他能和我谈那些带“他妈的”的话？夏天我在他那儿住，他满头大汗的回来，抱着个出号的西瓜。脱了大衫，他去找刀：“来，舍予，看我宰这个肥的！”吃了瓜，他脱了袜子，腿登在椅上，和我说起来。在他的谈话里，永远不自傲；对于学问，他常叹气；对于作人，他才肯点头——“我是个好人！”把吃亏受累的事都向我诉了委屈，手——那指甲微有点长的手——拍在腿上：“嘿，还忘了给老杨去定铺位呢，他后天上南京。”他又跑了，甭管天气多热。

就在这么忙，这么多事的几年中，他居然成了个学者。什么事我都敢希望他，除了成为学者。他堵了我的嘴，可是激动了我的心。我不知怎样对他好了：应帮助他成为学者——自然第一是先别求他办事了。不求他办事，怎能行呢？他是我的主心骨！求他办事？当然耽误了他的用功。朋友，涿洲，恐怕不是我一个人对你这样吧？我们想过了，而事情终于托你给办。只有你办得好，只有你肯替我们受累。你是散处各方的朋友的总办事处。你死了，涿洲，我们……说什么呢？！眼泪有什么用呢？！十天没有接到你的信，我还心里说：莘田到了北平，热闹起来，忘了我！我还——

该死！——给你汇钱，详详细细的写信，托你给办事。

钱汇到北平，电报到了青岛——涑洲病故！

每次到北平来，洗澡，吃饭，买东西，听戏，都是你陪着；这次，你独自睡在法源寺。你的一切，我知道。你的高身量，深色的衣服，手，脸，想主意时把下唇一咬……都记得，都记得，只是没了你，像个梦！

你这一辈子，受过多少累，吃过多少苦，家中遭了多大的变故，你总不灰心，始终努力，就这样死了吗？前年我由济南赶来，是为祭你的夫人，安慰你。你还是笑着，泪终日在眼眶里。去年你过济南，我们谈了半夜。你老那么高兴，要强，不怕，你老是我们中最年少最有为的一位——朋友。朋友！你决不肯——我知道——弃舍了我们。你在我心中老活着。想起了你，会使我们努力作人，努力治学。命是短的，作好作坏是一样的——早晚得死。有你死在前面，我们懂得了：作好要快呀，命是短的。涑洲，我说不出什么来了。我只能叫几声“好朋友”，哭着跑回青岛。人家说咱俩是一对儿，唉!!!

1934.10.17.北平

（载《国语周刊》第161期，1934年10月）

何容何许人也

粗枝大叶的我可以把与我年记相仿佛的好友们分为两类。这样的分类可是与交情的厚薄一点也没关系。第一类是因经济的压迫或别种原因，没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力，到二十多岁已完全把生活放在挣钱养家，生儿养女等等上面去。他们没工夫读书，也顾不得天下大事，眼睛老钉在自己的忧喜得失上。他们不仅不因此而失去他们的可爱，而且可羡慕，因为除非遇上国难或自己故意作恶，他们总是苦乐相抵，不会遇到什么大不幸。他们不大爱思想，所以喝杯咸菜酒也很高兴。

第二类差不多都是悲剧里的角色。他们有机会读书；同情于，或参加过，革命；知道，或想要知道，天下大事；会思想或自己以为会思想。这群朋友几乎没有一位快活的。他们的生年月日就不对：都生在前清末年，现在都在三十五与四十岁之间。礼义廉耻与孝弟忠信，在他们心中还有很大的分量。同时，他们

对于新的事情与道理都明白个几成。以前的作人之道弃之可惜，于是对于父母子女根本不敢作什么试验。对以后的文化建设不愿落在人后，可是别人革命可以发财，而他们革命只落个“忆昔当年……”。他们对于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属他们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们，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谁都向他们讨税，他们始终就没有二亩地，这些人们带着满肚子的委屈，而且还得到处扬着头微笑，好像天下与自己都很太平似的。

在这第二类的友人中，有的是徘徊于尽孝呢，还是为自己呢？有的是享受呢，还是对家小负责呢？有的是结婚呢，还是保持个人的自由呢？……花样很多，而其基本音调是一个——徘徊，迟疑、苦闷。他们可是也并不敢就干脆不挣扎，他们的理智给感情画出道儿来，结果呢，还是努力的维持旧局面吧，反正得站一面儿，那么就站在自幼儿习惯下来的那一面好啦。这可不是偷懒，捡着容易的作，也不是不厌恶旧而坏的势力，而实在需要很大的勉强或是——说得好听一点——牺牲；因为他们打算站在这一面，便无法不舍掉另一面，而这个另一面正自带着许多迷人的诱惑力量。

何容兄是这样朋友中的一位代表。在革命期间，

他曾吃过枪弹；幸而是打在腿上，所以现在还能“不”革命的活着。革命吧，不革命吧，他的见解永不落在时代后头。可是在他的行为上，他比提倡尊孔的人还更古朴，这里所指的提倡尊孔者还是那真心想翼道救世的。他没有一点“新”气，更提不到“洋”气。说卫生，他比谁都晓得。但是他的生活最没规律：他能和友人们一谈谈到天亮，他决不肯只陪到夜里两点。可有一点，这得看是什么朋友，他要是看谁不顺眼，连一分钟也不肯空空的花费。他的“古道”使他柔顺像个羊，同时能使他硬如铁。当他硬的时候，不要说巴结人，就是泛泛的敷衍一下也不肯。在他柔顺的时候，他的感情完全受着理智的调动：比如说友人的小孩病得要死，他能昼夜的去给守着，而面上老是微笑，希望他的笑能减少友人一点痛苦；及至友人们都睡了，他才独对着垂死的小儿落泪。反之，对于他以为不是东西的人，他全任感情行事，不管人家多么难堪。他“承认”了谁，谁就是完人；有了错过他也要说而张不开口。他不承认谁，趁早不必讨他的厌去。

怎样能被他的“承认”呢？第一个条件是光明磊落。所谓光明磊落就是一个人能把旧礼教中那些舍己从人的地方用在一切行动上。而且用得自然单纯，不为着什么利益与必期的效果。他不反对人家讲恋爱，可是